

作为一位长期写作的作家，贾平凹生活的大环境一直是在秦岭之中，这个大环境赋予了他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，以诚挚之心描绘秦岭的一草一木。新作《秦岭记》是贾平凹第一部以“秦岭”命名的作品，以笔记小说的形式讲述了近六十个秦岭故事，既有《山海经》《聊斋志异》等传统文本的基因，又蕴含着作家生长于斯的别样密码，境界开阔、笔法摇曳。绵延长篇中，有山川里隐藏着的万物生灵，有河流里流淌着的生命低语，更有万千沟坎褶皱里的物事、人事、史事。

秦岭最好的形容词就是秦岭

□贾平凹

2017年写《山本》，我说秦岭是“一条龙脉，横亘在那里，提携了黄河长江，统领着北方南方”。2021年再写《秦岭记》，写毕，我却不知还能怎么去说秦岭：它是神的存在？是中国的象征？是星位才能分野？是海的另一种形态？它太顶天立地，势力四方，混沌，磅礴，伟大丰富了，不可理解，没人能够把握。秦岭最好的形容词就是秦岭。

《山本》是长篇小说，《秦岭记》篇幅短，十多万字，不可说成小说，散文还觉不宜，也有人读了后以为是笔记体小说。写时浑然不觉，只意识到这如水一样，水分离不了，水终究是水，把水写出来，别人用斗去盛可以是方的，用盆去盛也可以是圆的。

从2021年的6月1日动笔，草稿完于8月16日。我早说过我是“冬虫夏草”，冬季里是眠着的虫，夏季里草长花开。近八十天里，不谙世事，闭门谢客，每天完成一章。我笑我自己，生在秦岭长在秦岭，不过是

秦岭沟沟岔岔里的一只蝼蚁，不停地去写秦岭，即便有多大的想法，末了也仅仅把自己写成了秦岭里的一棵小树。

《秦岭记》分五十七章，每一章都没有题目，不是不起，而是不愿起。但所写的秦岭山山水水，人人事事，未敢懈怠、敷衍、轻佻和油滑顺溜，努力写好中国文字的每一个句子。虽然是蚊虫，落在了狮子的脸上，它是狮子脸上的蚊虫，绝不肯是螃蟹上市，捆螃蟹的草绳也卖个好价钱。

全书分了三部分。第一部分当然是“秦岭记”，它是主体。第二部分是“秦岭记外编一”，要说明的是它是旧作，写于1990年的《太白山记》，这次把“记”去掉，避免与书名重复。第三部分是“秦岭记外编二”，还是收录了2000年前后的六篇旧作。可以看出，“秦岭记外编一”虽有二十个单独章，分别都有题目，但属于一体，都写的是秦岭最高峰太白山世事。也可以看出“秦岭记外编二”里的六篇，则完全各自独立。也可以看出，“外编一”写太白山我在试验着以实写虚，固执地把意念的心理的东西用很实的情节写出来，可那时的文笔文白夹杂，是多么生涩和别扭。“外编二”那六篇又是第一人称，和第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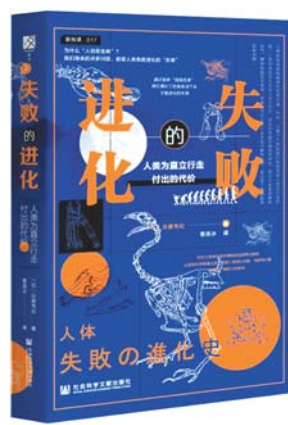
部分、第二部分有些隔。我曾想过能把“外编一”再写一遍，把“外编二”的叙述角度再改变，后来这念头取消了。还是保持原来的样子吧，年轻的脸上长痘，或许难看，却能看到我的青春和我一步步是怎么老的。

几十年过去了，我一直在写秦岭。写它历史的光荣和苦难，写它现实的振兴和忧患，写它山水草木和飞禽走兽的形胜，写它儒释道加红色革命的精神。先还是着眼于秦岭里的商州，后是放大到整个秦岭。如果概括一句话，那就是：秦岭和秦岭里的我。

常言，凡成大事以识为主，以才为辅。秦岭实在是难以识的，面对秦岭而有所谓识得者，最后都沦为笑柄。有好多朋友总是疑惑我怎么还在写，还能写，是有才华和勤奋，其实道家认为“神满不思睡，气满不思食，精满不思淫”，我的写作欲亢盛，正是自己对于秦岭仍在云里雾里，把可说的东西还没弄清楚，把不可说的东西也没表达出来。

呵，呵呵，一年又即将要过去了，明年一定得走出西安城，进秦岭多待些日子啊。

（本文为《秦岭记》后记，标题为编者所加）


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曹逸冰 译
曹逸冰 著
《失败的进化：人类为直立行走付出的代价》

直立行走的代价

□乐倚萍

无爪牙之利，无筋骨之强，和许多动物比起来，人类的外在条件没那么“能打”，却能主宰地球数百万年。这当然有赖于我们超级好用的大脑，使用语言、制造工具，把自己和群体武装得强大起来。我们的祖先是如何进化出这样的身体的？

日本兽医学博士远藤秀纪在动物身上找到了答案，《失败的进化：人类为直立行走付出的代价》一书以几个身体零部件为例，提出作者对人类起源的见解。经常跟动物打交道，让作者比一般人更能体会人与动物之间的感情，也尊重和珍惜为科学研究做出贡献的每一具动物遗体。解剖动物获得的信息让作者时常感叹造物之妙，也建立起一种“设计”思维：生命体仿佛自带一张设计图纸，在应对环境变化时，图纸经常被改变、被迭代。身体不是凭空制造出了新器官，而是巧妙地利用了现有“原材料”，改变其形态、功能，保障物种更好地生存。

以我们的听小骨为例，它是由三块骨头（锤骨、砧骨、镫骨）组成的。当鼓膜接收到空气振动，听小骨会放大信号传至内耳，再经由淋巴液运动转化成电信号，传送到大脑。可是同样的砧骨和锤骨，在爬行动物祖先的身体里可是构成下巴开合的“铰链”。观察鳄鱼的骨骼就能找到原因：由于爬行动物的头部贴近地面，能更容易地接收到声音信号，鼓膜、听小骨对它们而言毫无必要。可是哺乳动物的耳朵、颅骨位置抬高了，为了能听清楚声音，听小骨改变了位置和功能，倘非如此，人类也就难以发展出精细的语言了。至于下巴的“铰链”，鳞状骨和齿骨挑起了重任。

从四足行走走到直立行走，不只是改变姿势和习惯，身体要为之做出许多调整。首先要保证结构稳定，我们发展出强健的臀大肌，略显S形的脊柱维持前后平衡，脚心与弓形结构的组合来应对重心转移。另一个难题是保证内脏各归其位：四足行走时由腹壁承托的内脏要如何克服重力？人类依靠的是更宽大的骨盆。此外，将肝脏与横膈膜大面积紧贴相当于悬系于天花板上，也能借此分散重力。经历诸多调整后，直立行走的人类便能够运动自如，腾出双手使用工具，发展语言相互交流——学者们普遍认同的观点是，直立使喉咙受重力影响下降，喉咙周边形成的空洞有助于发出细腻的声音。

但身体的这些巧妙改造也会带来一些问题，像是困扰上班族的椎间盘突出、肩膀酸痛；冬天“冻手冻脚”的女性和饱受“经济舱综合征”之苦的“空中飞人”皆因心脏泵血能力受限，作者说，这得归咎于直立行走后，“心脏和循环系统性能未做显著迭代”；腹股沟疝的形成是因为内脏压力作用于腹壁，直立行走可谓罪魁祸首。较之直立行走带来的好处，徒以这些困扰似不足以断言进化之失败，书名中的“失败”，亦是指向人类对同类、对环境的影响。用聪明的大脑制造出可以毁灭世界的危险武器，为难填欲壑肆意破坏环境，被作者斥为“起因于聪明的愚蠢”：“唯有人科这一‘粗暴’的群体才会在短短500万年的时间里撼动自己赖以生存的根基。”且让我们带着审慎和自省，好好发挥这具身体的优势吧，毕竟，能够延续物种生存的终究还是我们自己。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曲鹏

美编：陈明丽

家族秘史与精神变迁史

□周海波

近代以来，受梁启超“小说界革命”和西洋小说的影响，中国传统的小说观念和叙事艺术受到极大冲击，发生了重要变化，小说不再是“小说”“小道”，而是成为改良社会、启发民智的“大道”。在小说文体方面，以梁启超《新中国未来记》以及后起的王统照、茅盾等为代表的宏大叙事和史诗性特征，成为20世纪小说主流。另一方面，鲁迅、郁达夫、沈从文所创造的短篇小说，在关注日常生活的同时，更注重社会与人的精神世界层面的发掘。无法进入新文学主流的礼拜六派及张恨水，以现代都市市民为读者群体的通俗小说，借助现代报刊媒体，对中国传统章回小说进行的现代改装，成为风行一时的市民读物。《芝镇说》显然是沿着张恨水的《春明外史》一脉发展而来，借助报纸以及新媒体的传播载体，以新市民为其主要读者对象，以强烈而独特的叙事方式，讲述与芝镇及其酒文化相关的各种不同形态的酒中故事。但与张恨水小说的世俗人生总是带着都市、庙堂的影子不同，逢春阶作为记者书写故事与张恨水笔下的青楼女子、世家子弟或者侠义之士相似而又不同，与那些金粉世家的啼笑因缘更是不同。张恨水与逢春阶都在写民间，张恨水笔下的是都市民间，是京城，是大都市，而逢春阶则写的是乡野民间，他写的是芝镇，一座与酒相关、历史名人公冶长故里的普普通通的小村庄，他的笔下即使出现了京

城、省城、岛城，也是乡野民间视野中的城市，是芝镇人经历、生活着的城市。

《芝镇说》写的是民间乡野的传说、传奇、传闻，亦真亦假，既实又虚，既是生活又像神话，在这方面，逢春阶显然扬弃了张恨水的小说写法，而更倾向他一直追慕的莫言，在小说叙事上善于以极其夸张的笔法写实，以鲜活的故事向人们讲述具有民间意义的“小道理”，在一个个的故事中，实现他的小说写作的叙事狂欢。

因此，逢春阶笔下的那壶酒就具有了特别的意义。这壶酒是春阶的真爱，也是小说的灵魂，无论英雄好汉还是贩夫走卒，军政要员还是乡野村民，有了这壶酒就有了精气神，无论穿着多么华丽，拿捏多么周正，但只要沾上了这壶酒，就可能显现出最真实的一面。这壶酒可以凝气，可以聚人，可以逢凶化吉，遇难呈祥，可以壮胆归宁，天地流畅。贯穿《芝镇说》的一条红线就在这股气息中串联了各种不同的故事、不同的人物。如果说张恨水的小说写的是情，那么，逢春阶的小说写的就是气，神仙驾云人驾气，是因这壶酒而生出来的气，是芝镇人的豪气。正如作品中所写，最让雷震老师服气的“我爷爷”公冶祥仁，不仅因为他悬壶济世，能教给雷老师《周易》，吟唱《正气歌》，更主要的是他有气节，人活一口气，活的就是公冶祥仁身上的浩然正气。

但是，逢春阶的写作肯定不满足于这口“气”，这口“气”是为他更广阔、复杂的小说结构而存在的生命之气，只有在小说的整体框架中，这口气才鲜活生动起来。为此，他设计了三组不同的故事情节。第一组情节，当然首先是公冶家族的发展史，这是逢春阶为公冶家族所

写的秘史。那座“海高海大”的公冶长的墓是一个巨大的象征，它与公冶家族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方面。从“我老爷爷”公冶繁到六爷爷，从“我爷爷”公冶祥仁到“我”公冶德鸿，这条繁衍不息的家族秘史，在每一代人的身上都流淌着先辈的血液，储存着“隐秘的独一无二的信息”，透露着“家族的神秘气息”，这种气息被作者一遍一遍地感受到、体味到，也捕捉到，从而构成作者执著于这种神秘气息的发掘与表现。第二条线索是以孔老嬷嬷、景老嬷嬷、王辨、“俺嬷嬷”“俺娘”等构成的公冶家族女性史。逢春阶给予这些女性以充分的敬意，以充沛的感情书写这些平凡而伟大的女性人物，特别是给予孔老嬷嬷和亲老嬷嬷更多的篇幅，以流畅的笔墨写出了这两个人物的情感和生活秘史。她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容貌和业绩，她们以自己的辛劳侍侍丈夫、抚养孩子，一针一线，为公冶家族的历史缝补了最光艳的一页。第三条线索是以“七爷爷”公冶祥和王辨为主构成的革命叙事，这组矛盾写出了公冶家族与中国革命的内在关联，突出了公冶家族的红色基因，也塑造出了芝镇人物的新形象。上述三组矛盾结构，以家族秘史为主线，以传统文化的根底和红色文化的发扬光大为发展，构造出一个立体的叙事结构。

《芝镇说》情节结构极为复杂丰富而又吸引着读者的阅读，为不同的人物搭建了宽广的表演舞台，这个舞台上的诸多人物刚刚出场，有的人物虽然已经谢幕，却留下一些悬念，等待一点点解开。唯其如此，我们更有理由期待《芝镇说》第二部、第三部的渐次登场。

浓酒刚刚温好，好戏还在后头呢！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贾平凹 著
《秦岭记》



济南出版社
逢春阶 著
《芝镇说》